风土记

送灯油

舒飞廉

十一月，吾乡冬夜陷入黑暗。这样的又冷又黑，于我们这些由都会灯光秀场逃回的人，并不坏。黄昏融合在黑夜里，黎明也是由煤球一般的纯黑里绽放出来的，朝阳升起，才知道田野池沼印上了白霜与薄冰。晚饭后出门荡路，天上星河历历，月亮光自足，不被打扰。回来睡，房间里的黑障，深青色厚棉被，让梦乡黑甜，绵延深远，难解难分。这时候，柴犬吠叫，公鸡打鸣，小贩们来村巷里叫卖，想将我们由床上哄骗起来，诸般声色，就会像霞光一样，有同样明亮的质地。麻烦的，可能是睡前贪看几页书，喝多了茶，半夜里起来小解，举着手机下到一楼的洗手间，看着窗外沉沉夜色，会觉得害怕。这样安静而冷黑的夜晚，家神在堂屋的神柜前，夜游神在窗外树影里，他们会在家乡的土地上鬼头鬼脑出没。想到这些，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掉进了恐怖片，一阵阵心悸，慌不择路，恨不能学会尿遁的本领，瞬间就位移到棉被里。

唉！人到中年，只会因为心血管的衰退心悸吧，你早就不信鬼神了……说起害怕，举着手机的我，好像是穿越到了三十余年前，十岁出头，五尺童子的我，半夜里，读书写作业，尿急了，出门去茅厕小便，星月夜，乡村亘古的黑暗无边无际。我心里恐惧莫名，会举着油灯，在飘闪的火焰里战战兢兢穿过苦楝与枫杨树筛下的暗影，十几步路程，比一个暑假还长。家里的茅厕与猪圈搭在一起，抖抖索索，我在两只黑猪轻雷一般的鼾声里滋滋尿完，回头又举灯去厨屋里倒开水，照见灶台上灶马子（蟑螂）成百上千只呼啸来去……运气好的时候，妈妈还在她卧室床沿上坐着纳鞋底，也是一盏墨水瓶改成的油灯，棉线灯芯调得黄豆小。那时候她眼神好，双手灵巧有力，麻利地拉扯棉索，偶尔捻起针在头发上蹭蹭，润泽针尖，看到我探头探脑看她，就催我："快去睡，别浪费灯油！"就是这样的责备，好像也能破除黑夜的魔咒，让我这个胆小怕黑的少年稍稍得以安心。

灯油多珍贵啊！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那是乡下人在咬着牙麻着胆讲，你浪费一滴油星试试！那时候，生产队开夜会点煤气灯（多么积极的小队长），有客上门点灯（客人推门请掂掂自己的重要性），女人们做鞋点灯（勤快的妈妈与奶奶们），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送灶王爷上天点菜油灯，除夕夜与元宵节的晚上通宵点灯，七月半河里放纸船点蜡烛灯，除此之外，点灯都是浪费。读书？写作业？这个可算不了什么……多少辈了，塍里也没见谁考个秀才读个中专大学，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唉。记得有一次，我在保军家的菜坛子上发现一本《西游记》，已经被当厕纸撕到了第十回，孙悟空闹完天宫，都被攘到五行山下喝铜汁铁水了。我借回家，也只能半夜起来偷偷点灯看完。十五十六的月亮夜，我常常会想，月亮光再亮一点点，就可以在月亮地里看见字有胳膊腿，就像看到蚊子的胳膊腿，蜻蜓翅膀上的花纹，母亲就不会责备我这个爱看书写作业的怪孩子。嫦娥姐姐忒小气，她稍微大方一点，我们村的文盲就会少很多。母亲也有费灯油的晚上，那时候父亲在湖北嘉鱼县做泥瓦匠，他读过小学，偶尔会写信回家，母亲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信，也高兴，也犯难，她只上过一年扫盲夜校，扫盲的效果也一般，实在是还没有与我父亲尺素传书的能力。这时候，她会让我在她纳鞋底的油灯前读信，也会让我削好铅笔，听她一边抽索子一边口述，一笔一画写回信，就是这个时候，她的语调明显会温和很多，也不殚深夜，灯芯剪了又剪，也不会去计较她宝贵的几分几钱的灯油了。

对，那时候我已经读到小学四五年级了，除了迷上《西游记》《聊斋志异》，不爱将它们带去茅厕作厕纸，平时也就是个放学后在村巷冲冲打打、一身汗腥的臭小子。我们放学最爱去的地方，是村东池塘对岸，队里的榨油作坊：院子里有一个两层的木楼，男人们爬梯子上去，在阁楼推动一个巨大的木轮，力量传递到楼下轧轧响的油榨，将蒸好叠在一起的油饼榨出油，涓涓滴入木桶里。他们光着背，挂条犊鼻裤，喊号子，一身汗，我觉得他们挤出来的油，未必有他们流的汗多。六月榨菜籽油，十月榨棉籽油，这是两个大项目，油菜与棉花种得多嘛，偶尔也会有芝麻黄豆做饼上榨，特别是芝麻做饼，榨房里就弥漫着令人魂不守舍的香气。能够被大人们赏瓦砾大小一块下榨后的芝麻油饼块，我们会像被孔乙己赏了茴香豆的小孩，欢天喜地，坐在被风哗哗吹动的梧桐树下，听着榨坊隔壁村卫生所里肖医生敲碎玻璃注射液瓶的声响，一小角一小角地啃舔。这一分人间清味唉，远胜提拉米苏巧克力大白兔奶糖之类，在我童年味觉与嗅觉记忆里，勇夺第一。油桶接到的油，会按工分分到家家户户，储藏在大大小小的油瓶与油罐里，三五十斤，就是丰收年！母亲得仔细盘算，由炒菜的一茶匙油开始，逐日逐月，又考虑到年底动油锅炸年货"祝福"的储备，保证这几罐子油，能够细水长流，膏泽我们一家七口一年到头的口舌与肚肠。要是哪一天，她不得不在回父亲的信里，讲起家里断了油，等于说她持家失败，她一定会非常羞愧的吧。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油不行。民以食为天，油就是食的魂。此番情势下，要母亲分出更多的菜油与棉油，来灌注在墨水瓶里，让我焚膏继晷，大话西游，交结哪吒红孩儿孙悟空一干小土匪，这个的确是过分了。

可是，已经不仅仅是西游与聊斋了，替母亲写信这样的创意写作工作坊，好像让我的读书成绩，特别是语文变得好起来。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姓梅，是年轻女老师，长得好看，如何好看法，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头发又黑又长，又厚又亮，好像每天都会往上面涂菜籽油似的。我觉得她特别像《聊斋志异》中的梅女，那个在客舍里，吐着舌头，将书生吓得够呛的缢鬼，梅女会的游戏，打马（双陆）与翻花线，我都会，我猜梅老师也会，但我没有胆子去邀请她比试。只是晚上想到梅女梅老师，胆子又会缩小好几分。梅老师表扬我组词好，造句好。接替梅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是郑金芳老师，和我同村，与我父亲年纪相仿，辈分却与我一样。金芳老师高大挺拔，高额头，有一点金鱼眼，相貌高古，有一点像螳螂。他看中我《摘棉花》《插早秧》《榨油作坊参观记》之类的新写实作文，让我在课上念，他背着手站在一边，板着脸，不出声。他对我要求是严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语文的期末考试，一百分的卷子，我做到了九十八分，就是说，作文满分了，两分错在填空里，他讲卷子时痛心疾首，由讲台上走下来，拧着我的耳朵，让我去黑板上改正……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左耳垂，在我耍小聪明、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是会扯扯地疼。我上初中了，成绩不错，父亲回来找木匠打了一张新八仙桌，漆上黑漆，摆在小堂屋古壁下，给我写作业。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写作业时，听到大堂屋的门口，有人在喊父亲"大叔"，我吓了一跳，听出是金芳老师的声音，我怕的。我又羞又怯，脑袋里嗡嗡作响，像钻进好几只野蜂。模模糊糊听见他与父亲的对话，他去供销社凭油票，买了十斤煤油，送给我读书写作业，他说："大叔……我们村的读书种子……要是旧社会可以考秀才……"第二天，父亲去肖港镇买回了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放到八仙桌上。金芳老师的煤油用完了，他去供销社买，买不到，就会买一打蜡烛给我，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村通了电，灯盏、煤油灯、蜡烛，才在农耕社会的余晖里，跟我们真正作别。

煤油灯好明亮，自此之后，我就好像不太怕乡村的黑暗了，作业写晚一点，多看几页书，也没有关系。窗外霜露下降，风吹树间，狗吠深巷，天上寒星历历，鬼神们由空中经过，看到我们村这一盏未灭的煤油灯，大概也会赏一个促狭的笑脸吧：这家伙终会被捉将城里去。后来我想，菜籽油与棉籽油是由植物种籽小小的黑暗心脏里榨出来的，是纯天然有机的。煤油呢？它们由远古的生物转化而来，在地心的黑暗黄泉埋藏了多少年，变成人间的一点光热跳闪，好像由远古流传至今的神话一般，它哪里又是无机的、工业的、不天然？我大学毕业后，听说金芳老师因心血管病去世，埋在小澴河堤外我们的祖坟地里。其时他还是民办老师的身份，要是活到现在，能享受国家补贴的福利，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晚年。他在报纸上读到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的小文章，那高古而严肃的脸上，会露出一点欣慰。

有一天，这乡间的黑暗，也会被城市夺去。有一些村组，已经装上了太阳能的电灯。看到某市要发射人造月亮的新闻，我想起童年的那个心愿，开出这个脑洞的家伙，也一定在中国某个八十年代的乡村里，对着嫦娥姐姐腹诽过。核聚变可控之后，这些更不在话下，我们的星球没有黑暗，光明席卷而来……现在我躲在乡村寒夜的纯黑里，想起那盏煤油灯焰摇晃的少年耕读岁月，想起金芳老师送来的十斤灯油，心里又羞又愧，好像黑泽明所讲的，蛤蟆又出一身油。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由家乡厚土所赐予的灵光。

2018年12月5日，武汉

笔会

竹林栖禽（国画）
陈佩秋
选自2018上海艺博会

两只雀儿

苏北

在老家陪伴父母二十多天。自离开家乡到外面工作，几十年来，是第一次陪伴父母这么长时间。过去最多也就是三五天，还都是在春节期间。

起因是这次父亲体检，查出身体的一个指标不对，接着往下检查，医生却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儿子哪？问的人心里毛咕咕的。父亲说，在外面工作。怎么讲？你对我说。医生说，等你儿子回来吧。于是我母亲紧张了，打电话叫我回来看怎么回事。

我一到家就直奔医院，医生直接告诉我，可能是前列腺癌。根据片子看，十有八九，不过要确诊，还要进行穿刺，之后病理切片，才能最终确定。

于是我便留在了家里，各种检查，灌肠，穿刺，等病理报告，又到外面大医院复诊了一次，来来去去，七搞八弄的，一待就是二十多天。终于还是确定了：腺癌。就这简单的两个字。

医院单子刚出来时，我对医生说不要告诉我父亲，只说还没有出来。父亲天天往医院跑，问结果何时能出来。左问没有右问没有。父亲本来性子急，就同医生吵，回到家里也烦躁，冲我们乱吼。待复诊回来，从大医院直接拿到了结果，父亲反平静了。那一天他屋子里的灯一直亮着。我到院子里倒水洗脚，透过窗子玻璃，看见他清瘦的身影，在灯光下走来走去。那清瘦的影子，也在窗玻璃上晃来晃去。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他从屋子里出来，往餐桌上丢下一张纸，是给我看的。我拿起一看，是他写的几句顺口溜，或者说是一首诗："精神不害怕，运动正常化。何去何从尔，泰然天地大。"

父亲今年八十三岁，身体还是不错的。用我妈的话说，能吃能睡，不疼不痒。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多与农民打交道，过去当公社书记，经常带领农民挑河修坝，总是走在前面，一次低血糖犯了，直接一头栽到塘里去了。因此他的性格，也多像中国的农民，豁达开朗，遇事想得开。

我和当医生的表弟为他研究治疗方案，各种建议也是五花八门——说治吧，八十多岁，动开刀这样的大手术，之后放疗化疗，生活还有什么质量？说不治吧，明明知道了这个病，不治，情理上说不过去。是大治还是小治，怎么样是合理的，心中十分纠结。

我老表毕竟是三十多年的医生了，他听了同学给他的各种建议，迅速进行归纳总结，对比优劣，而且老表还风趣，说，癌症这种病，三分之一是吓死了的，三分之一是治死了的，另外有三分之一，才是病死的。最后老表拍板，还是保守治疗，打针吃药。

决心下下来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否则心一直悬着。父亲听了我们的方案，心里也挺高兴，之前他虽然说"精神不害怕，运动正常化"，但治总归还是要治的，怎么治，不定下来，他也不踏实。现在听了我们这个方案，他认为可行，心也放下了。

问题解决了，他便催我回去上班。

初冬雾大。我想就迟一点走吧，早晨还赖在床上没有起来，就听父母在院子里对话。父亲说，我到门口工地看看啊！门口正在修一个什么工程。

母亲没听清，问，你到哪块（哪里）去啊。

我到门口工地看看，过去跑惯了的，喜欢到工地上去看。

他出去跑了一会儿。院子里安静了，就听到母亲在院子里走路的踢踢踏踏声。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对母亲说：那边那棵树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个雀子窝，不知是斑鸠还是喜鹊。

母亲说，怪道常听到"白果果"叫。我们此地叫斑鸠为"白果果"。

父亲说，是"白果果——果——"他模仿斑鸠的叫声。

母亲说，还有一个声音，它能喊出至少三种声音。母亲又补充说："好玩呢。"

他们又说，那边院子里的树上竟有一个雀窝。我一听，心中好奇，就提着衣服跑出来看，哪里有雀窝？父亲一指天空，我就见到在邻居的院内，一棵高大的树上，在树的顶上有一个好大的雀窝。

我看了一下，又提着衣服回屋了。

就听父亲继续在院子里说，过去树叶子挡着，看不见。现在叶子落光了，它露出来了。

母亲说，那个树上好像飞的是喜鹊，长尾巴，灰色的。有时两三个蹲在树杈子上。

那是个什么树啊。母亲又问。

父亲说，杨树吧。过去都是这种大叶杨。

母亲说，那个雀子好玩呢，抱窝，小雀子还没抱出来，它就飞跑掉了。

……

我听父母在院子里大声谈论着。心中忽然一动，他们不也是两只老雀子，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可是其中的一只，终是要先飞走了的。

我坐在床上，继续听他们谈下去。我喜欢听他们这样的闲谈。

2018年12月2日

书间消息

古典诗教的现代转化

——读黄德海《诗经消息》

陈慧

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先秦以降，《诗经》有着漫长而连贯的解释史，并随着历次文化转型而呈现出迥然殊异的面貌。不同的解释方式塑造了《诗经》的不同功能，也规定了各具特色的阅读路径——前人的解释相当于设置了通往经典世界的路标，让好学深思的后人有章可循，这正是"经典解释"的意义所在。然而，如此丰沛的解释也让《诗经》负载沉重的历史遗产，成为令普通人难窥堂奥的"专门之学"，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树起了层层壁垒。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诗经》读法？如何面对重重叠叠的历代注解？

也就是说，在世界图景和价值取向都已发生根本转变的今天，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诗经》的解释传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从《诗经》解释史上的几次"范式转换"说起。宗周礼乐制度下的《诗经》主要发挥礼仪功能，在祭祀、朝聘、燕飨等场合都要歌《诗》、赋《诗》；礼崩乐坏、诸子蜂起之后，《诗经》往往被先秦诸子所称引，成为思想表达的佐证。随着汉代经学体系的建立，"孔子删《诗》"被确立为《诗经》学的崭新开端，《诗经》由此具备了庄严神圣的"立法诗"意义。正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视野下的《诗经》解释强调其刺过讥失、以上化下的政治教化功能，成为王道兴废、政教得失的衡量标准。

理学兴起以后，宋儒一扫汉唐注疏的细密浩繁，以一种简洁明快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方式来解释《诗经》。理学视野下的《诗经》学废除《诗序》，摒除了针对王公贵族的具体政治寓意，着重凸显其中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强调其温柔敦厚、止僻防邪的道德教化功能。既然宋代《诗经》学的用意是鉴于经学末流的僵化烦冗而思以变之，那么当理学自身也积弊累累之时，针对其解释方式的损益也就不可避免。明清的一些《诗经》解释致力淡化以往浓浓的说教意味，转而诉诸鲜活灵动的情感本身，以感性的态度彰显《诗经》的审美功能，肇开后世"文学鉴赏"的先河。

近代以来，随着古典学术系统的整体坍塌，一种去神圣的眼光黜退了《诗经》的经学属性，以剥皮般的手法将其"还原"为一部文学作品，从延绵厚重的解释史中剥离出来。讨论《诗经》的政教涵义和教化功能，时常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在文学化、审美化的解释范式之下，《诗经》的《国风》部分意义被放大，被定义为极富"民间性"的上古歌谣总集；闺怨与泣诉、凄婉与幽愤的情感想象成了《诗经》的基调。

从古典到现代、从经学到文学，当《诗经》的地位和属性发生根本改变以后，是否还有可能接续古老的诗教传统？这涉及我们是否准确理解了《诗经》的教化功能。古典诗学本质上是一种"性情之学"，《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规定了《诗经》学的基本作用乃是对心志的引导，引导的方向则是"得其性情之正"。也就是说，《诗经》教化所要达致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良善的心灵秩序，以实现美好的道德品性与君子人格的养成。就"反情冶性、尽材成德"的目的而言，汉儒与宋儒的追求是一致的。尽管古今之间的现实处境已全然不同，但对于中正平和的性情涵泳，依然是现代人的教育目标。在如何培养一个"好人"的意义上，古典诗教仍然有着自身优势，具备在当下复兴的契机与可能。

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埋设的路标循序渐进，以谦卑、严肃的态度体察《诗经》对性情的规约和训诫，这正是朱子《诗集传序》所谓"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对《诗经》的阅读应当努力贴近前人的高尚教诲，以校正和提升个人心志为目的，而不是将其拉低到俗伧的普通读物的水平，以消解《诗经》的原有功能为能事。

就这样一种阅读实践而言，黄德海先生的《诗经消息》可称范本。

"消息"一词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不仅有音信、讯息之意，还有时运盛衰与机关枢纽的意思；这一书名已经传达出穿透历史畛域与时间屏障的意图，力求找到重振《诗经》教化的关键。在这个《诗经》读本中，作者展示了对《诗经》学史的娴习和对历代经解的熟练征引，使得全书具备了谨严的学术品位和深厚的学养依托。然而材料的详实并不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与讲求证据的现代学术要求不同，作者展现出当今难得一见的"古典心性"，目的在于探究古今学问的嬗变及其意义，出发点乃是对古人的立场与用心的充分尊重。

正如作者所说："要对古人建立一种基本的信任，相信他们'既明且哲'，温柔敦厚。"这种虔诚敬慎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排除现代人的虚骄傲慢，对《诗经》的精神内核有真正体认，古典诗教的价值也由此得以彰显。作者敏锐地指出："近代以来，诗歌，甚至是任何文章，对人的训导几乎都已被悬为厉禁……可训导自身大概没那么容易被否弃。"这是由于"诗既为经，解诗寓含教化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这样的反思，作者带领我们向着古典诗教的真谛进发，提醒我们把目光投向字面意思背后那丰富的"言外之义"，注重对性情的规谏和美德的培育。

尽管根植于《诗经》解释传统，但作者并非对浩瀚的历代注解予以简单照搬或复述，而是秉持以意逆志、察乎时变的态度，把古人的教诲与现代人切身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娓娓讲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和阅读中外名著时的感受，通过追忆往事来引出对诗义的解读。这类日常生活图景使得作者的旁征博引具备了真实的质地与鲜明的色彩，充分发挥了"诗可以兴"的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亲近，让原本就来自于大地之上的诗篇再次实现了对具体生命的观照。古典诗教由此得以切合于今人的生存体验，获得有效的现代转化；或者反过来说，是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纳入到古典诗学的视域当中，用古人的智慧来指引当下的现实生活。《诗经》的精神价值随之"从很远的时代直接来到现在"，实现了古今之间的彼此相通，并"转变为日常的一部分，生长在人群之中"。

对于本书的写作缘起，作者自云"看到了《诗经》作为织体的内在纹理，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涌现出来，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内里无比忻喜"。正是这种深入到"情性隐微之间"的阅读，让作者与古人在心性和灵魂层面得以相逢。现在，作者把自己的读法巨细无遗地告诉了我们，要而言之，就是不要把前代的解释视为既往陈迹，应该虚心体察先贤对性情之正和德行之善的训导，同时对我们当下置身的现实世界保持密切关注，让《诗经》这一历久弥新的伟大经典继续发扬其真正价值。在"轻松的阅读时尚"所主导的时代，在拼命制造"诗和远方"的文化舆论中，想要弘扬古典诗教并达成现代转化并不容易。所幸黄德海先生和他的《诗经消息》已做出巨大努力。《诗经》的教化意义从未远去，只要我们能抛开偏见，正如本书题辞中引用《论语·子罕》所言："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